

開放文學－諷刺警世－癡人說夢記

第一回 說奇夢鄉老圓謊 追官糧奸胥索賄

話說湖北武昌府興國州，有一村，名為愚村。村中有個愚夫，姓賈名守拙，世代務農為業，薄有田地房產，儘夠吃用。活了五□多歲，不曾離開鄉間一步，往常時節，跟著一班田夫野老，在那瓜棚底下說說笑笑，倒也不識不知、過了半世的快活日子。有一天，這賈守拙睡中覺，忽然的哈哈笑醒轉來，妻子吃了一驚，問其原故，他連稱奇怪，他妻子道：「好好的睡覺，有什麼奇怪？」他道：「我做了一夢，夢到一個所在，一望是水連天，天連水，腳下踏了一張樹葉，飄飄蕩蕩，隨著風渡了過去，看見一座高山，便停下了。那山腳下卻有一片沙灘，隨腳走了幾步，前面一片土地，人家不少，那些人的穿著，和我們不一樣，一色短衣裳皮靴子，頭上還帶頂有邊的草帽。見了我一齊嘻嘻的笑。我也對著他笑，不料這笑，竟把我的夢笑醒。」妻子聽了，說他做的是癡夢。

夫妻正在閒談，忽然聽得外面打門聲響，妻子趕忙出去開門。卻走進了一個老先生，守拙一看，不是別人，原來是他親家稽老古。這人是個老童生，年紀六□多歲，精神極好，逢考必到，總只進得頭場，動不動鬧了笑話，被貼扣考。有一遭去應縣考，報了未冠，題紙下來，可巧碰著從前做過的書院卷子，一篇對題文章，把他喜的了不得，趕忙照本抄謄，取了一個扛榜，大為榮耀。有人恭維他，稱他為「初覆公」，又因他肚皮裡記得的典故實在多，又叫他為「雜貨鋪」。

閒言少敘，且說賈守拙見稽親家來到，知有正事，連忙讓坐。稽老古閒言道：「明天我們村裡合祭五聖菩薩，大家須得志誠誠的，多捐幾個錢，面子好看一點。這遭是歸我承辦，有簿子在此，親家你光景還好，總得捐你四百錢，我替你寫上罷。」守拙在菩薩面上是極肯花錢的，欣然應諾，走入房裡，摸索半天，串了四百大錢，交給稽老古。稽老古因為湊錢事忙，匆匆的別去。

到了次日，賈守拙一早起來，到五聖廟拈香行禮，稽老古早在那裡料理，等到上祭事畢，飲福之後，稽老古交代幾個村農，收拾器具，自己拉了賈守拙，走到打稻場邊閒話。兩人席地而坐，稽老古探下了黃銅厚邊眼鏡，拿起一支三尺長的粗竹煙袋，裝上些旱煙，敲著了火，嘩叭嘩叭亂吸起來。守拙忽然想起前天所做的夢，便說：「我前兒做了個夢。正待告訴親家，請你圓圓。」因把那個夢述了一遍，稽老古想了一想道：「這夢卻合了我那朋友說的一個典故，那年我到漢口，住在舍親開的一只洋貨店裡，會著出過洋的一位朋友，閒談起來，據他說是海裡有個仙人島，在雲霧中間，遠遠望著，有些金銀宮殿，直上雲霄。有人費了無數錢財，要尋此島，及到將船放去，卻又一無所有。後來遇著大風，波浪掀天，幾乎把船底翻了過來。從此便沒人再敢前去找尋這個島。聽得人家說起，只有當初秦朝一個皇帝，名字叫做什麼秦始皇，他老坐了天下，出榜招賢，要尋此島。

「其時山東有個道士，姓徐名福，曾在武當山學道三年，很有些神通。這時節，辭了師父下山，適見此榜，便揭了下來，說是定要面見這秦始皇。縣官聽報，不敢隱瞞，立刻把他請進暖閣，不消說是大排筵席款待，就是食用一切，都是這縣官所辦。當下封了一隻大官船，送這道士到京城裡。秦始皇一見，龍顏大悅，立時就封他為逍遙東海神君。這道士和皇帝約定了三件事：頭一件是要定造一隻大海船，船上要蓋九九八□一間高樓，樓房又寬又大；第二件是要三千個童男童女，一齊住在船下樓房之中；第三件是要支持一年的糧草。秦始皇一一聽從，擇日開船，望仙人島進發。誰知一去□年，杳無音信，有人傳說海裡翻了一隻大海船，死了無數的人，疑心就是他同了那三千童男童女，一齊是死在海裡的了。」

「又過了幾年，秦朝的老皇帝過世，太子登基，有天召見群臣，正待退朝，忽然午門外來了個外國使臣，齎了無數珍奇寶物，一道表章，呈上御案。天子舉目一看，原來是徐道士做了仙人島的島長了。據說這島裡有種仙草，吃了下去，能叫人長生不老，徐道士已經成了仙人，這些童男童女，互相婚配，生兒育女，做了神仙的部民。又有一般可喜的事，做仙人的百姓，一樣耕田種地，不消納得租糧，亦不見有人犯法吃官司，拉進衙門受差人的欺負。」

正在說得高興，驀然來了兩個人，一係本村地保，是認得的，一個穿了件青布大衫、黑布馬褂，油光燦燦的面皮蠟黃，嘴唇帶黑，滿面煙氣，是個大癩頭的樣子。這人對著兩人斜溜了一眼，回頭向地保道：「那個是姓賈的？」守拙一看，來頭不好，連忙站起來道：「在下就是姓賈的，不知尊駕要尋舍下何人？」那人道：「我是州裡差下來的，只因賈守拙抗欠官糧，立須提辦。」說罷，隨手在袖統管裡，抽出一張火票來。守拙道：「那是我的堂房姪兒，種了五畝田，不趕正經，合了一班不三不四的朋友，吃酒賭錢，以至拖欠錢糧，曉得不好，昨兒晚上逃了出去，這個不干我事。」差人道：「不管你姪兒兒子，只知是賈守拙的花戶，須要你完糧，這是皇家的國課，可是當玩的，你有話，去見官說。」地保插嘴道：「賈老拙，你放亮些，早些打點上路罷，免得我們受累。」差人道：「正是，我是奉上差遣的，今兒天光才有些兒亮，即便下來找你，直到如今，還沒有吃過一餐半頓，也該請請我們才是，剛才走過你們鎮上，有一座小飯店，倒還乾淨。我們就去罷！」不由分說，拉了賈守拙便走。守拙嚇得面無人色，只得跟了他走。

倒是稽先生有主意，對那差人說道：「老兄，請停一步兒，我同這位舍親有句話說。」那差人道：「好，你們趁早商議，衙門裡的規矩，你老是知道的。」稽先生就同賈守拙走了幾步，低低說道：「老親家，你為了令姪，吃這場官司，是沒法的了。但是應該如何安排，須要拿定了主意，我到你家去報個信兒，取些錢鈔應用。」守拙道：「真正該死，我因看祖宗分上，將這五畝地送給這孽種，弄到禍事上身，說不得將這老命也送給他罷。你曉得的，我兩手空空，那裡有錢使用。」稽先生勸道：「你快不必如此，好歹欠的錢糧有限，代他完上就罷了，田產仍在，算起來府上的田是好的，至少也值三五□吊一畝，將田收回，並不吃虧。只怕衙門口零碎打點，倒要多費幾文，常言說得好：好漢不吃眼前虧。這是能強得過去的事嗎？」守拙被他說得心動，誠恐當堂挨了板子，不好見人。歎口氣道：「罷了！這事全仗老親家照應，你到我家裡去，對我那老伴兒說，牀底下有個破油紙簍子，裡面藏著□弔錢，是東村王老二借給我買牛的，沒得法子，取些來應用罷。」話猶未了，差人來催道：「飽人不知餓人饑，你兩位的話，也該說完了。」守拙沒法，只得對稽先生道：「你去就來，我在鎮上週家飯店裡等你。」於是三人踱到鎮上。

進了飯店的門，一看是兩間房子，右手設著一座灶。左手靠定板門，安放了一張長方板桌兒。上面擺了三四個黃泥大瓦盆，內盛著沙糖拌了三寸長的紅燒鯽魚，又有一盆白菜炒肉片，一盆連湯的黃豆芽，都是買剩了一小半的。老周是到前村抹牌去了，三人揀個座兒坐下，小二認得地保、賈守拙兩人。走近前來，問吃什麼？差人點了一樣燒豆腐，一樣炒雞蛋，兩盤魚肉，四兩高粱。地保差人共吃了五碗飯。賈守拙見吃了名件不少，約莫著要三百來錢，出了一身冷汗，白瞪著眼，一言不發。正在著急之際，卻好稽先生走了來，叫小二將酒飯帳算一算，袖子裡掙出四百毛錢，付清了帳。向差人說道：「我送舍親到衙門裡去，我們就走罷。」差人道：「且慢，我們要商議商議，近處可有煙館？躺躺再說。」地保插嘴道：「怎麼沒有煙館。出了店門，望西走去四五個店門，便是煙鋪，熬的上好的煙膏。」差人迷著眼道：「好極！好極！咱們同去躺躺。」賈、稽二人無奈，只得隨了他同行。

到了門口，門上掛的是破布簾子，稽先生第一個推門進去，看看裡頭是黑洞洞的，牆上掛著一盞洋鐵皮做的油葫蘆，已經是熏的測黑，半明不亮的，點在那裡。細看屋子裡，一邊安了三張板牀，對面是兩張一排，放著一張半桌，上面擺設著天平煙缸等件，牀上墊的是一色破席，並擺著兩個竹枕，那兩張鋪上，已有人占住了，都是鶉衣百結的，躺在那裡如半死的一般，手中擎了一枝煙槍，兩眼合著，那手裡的槍，幾乎要掉下來。聽見有人推門進來，陡然吃驚，手裡的槍望上一提，將腳伸了一伸，一個呵欠，把旁邊人的癮都打了上來。差人此時涕淚交流，趕緊躺下叫道：「先拿二錢煙來。」那伙計知是生意到了，隨過來將燈挑一挑亮，跟手四托煙送到，差人地保相對躺下。稽賈二人坐在旁邊空鋪上發呆，聽他們抽的呼呼的聲響。不多一會，二錢煙已抽完了，又叫伙計添煙，口中噴出來滿屋的煙氣，吐的又吐了一口濃痰，蹺起一條腿，向賈守拙說道：「你這椿事不要看輕，是不是玩的。本官說過，撫台有文書下來，說是前番鬧教，殺了洋人，朝廷賠款不少，城鄉富戶，攤錢不必說，還要辦理清糧，若有田的人家，捏荒抗糧，一經查出，定要重重的懲處。我問過簽稿爺們，恐怕打板子枷號不算，還要罰款呢。那是三百五百一千八百論不定的。」原

來這賈守拙生性吝嗇，平日一錢不肯浪用，方才見飯帳會了許多，已經老大不自在，兼之年老力作，有些受傷，此時又氣又急又餓，聽了此言，一陣心酸，眼皮望上一翻，昏暈過去了。正是：

飛來橫禍無從說，斷送殘生只數言。

不知賈守拙性命如何，且聽下回分解。